

大河最后一道湾

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华夏民族的母亲。

最初不过是雪山的涓涓细流,一路穿沟越壑,开山劈岭,纳雨水聚百川,绵延壮大壮阔,义无反顾地向东横冲直撞,即便被扭成了九曲十八弯,也纵横捭阖,上下开拓,滔滔不绝不舍昼夜,雄壮、执着的气势不可阻挡——只为奔向海阔天空。

阔达的胸襟,坚毅的品格,桀骜的气魄,为了终极目标而一往无前,把自己壮美成大气象,也壮美出大好河山,壮美出一种民族精神,更繁衍出多民族共同的血脉。

这是一条在《诗经》里文雅了两千多年的河流。

行文里,有风起云涌,也有波澜不惊;有天翻地覆,也有浪花微笑;有引吭高歌,也有低吟浅唱……多维度的千面之龙,纵是无情也有情。如此稟性,涵养出人文观照的天赋。它的旖旎绚丽,和劳动的智慧发生化合反应,天长日久,大河两岸,衍生出众多美丽的寓言传说和轶事典故。它走进了先民的精神世界,走进了典籍,走进了《诗经》而风姿绰约。《诗经》也因她而情致跌宕,意味隽永,内蕴绵长。

黄河,民族之河,文化之河。

流转回旋至豫东平原,黄河在兰考县弯出了最后一道湾。这道险湾,是问号,更是惊叹号。

地处黄河的“豆腐腰”,频发的自然灾害曾造成这里生态严重恶化。风沙、内涝、盐碱让兰考民生多艰,很不走运。然而,兰考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出身贫苦农家的县委书记。因了他的胆识和魄力,兰考注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乃至治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源于古考城、仪封、兰阳的兰考,沉溺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悠远的历史,敦厚的民风。仪封人在这“请见夫子”,“木铎金声”教化万民“以匡天下”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在这里发端。积极入世,事在人为,在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生存之道,问天问地,不如问计于民。

这位县委书记以为民的本色和笃定的信念,发出根治“三害”为民谋福祉,落实伟人“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木铎金声”。全县上下,一股翻淤压沙、植树造林、治理盐碱、打井开渠、挖河道的气势高昂如大河奔流浩浩荡荡。他们凭着黄河儿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发动了一场向恶劣环境要温饱谋生存的奋战。这场集体生产和生态治理行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自行摸索。被穷困逼上绝路的群众多奇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和无尽的创造力。

一个叫萧位芬的饲养员,在三十多个树种里反复比较,最终遴选出适宜在沙土里种植的泡桐。用黄河故道黏土“包坟头”的农民魏锋彬,启发出了“翻淤压沙”的治理方案。深翻土地种菜的种植方式,则激发出了“翻淤压碱”的土壤改良之道。治灾的“三大绝活”,都是群众在一锹一镐的起起落落间探究出来的。民间的智慧,不可估量。他们,同样值得被永远铭记。

人要有心,天定不负。“三害”,被根治;生产生活,有了保障有了希望。焦裕禄带领人民,用艰辛劳动践行了人定胜天,把沉重的问号变成了大大的惊叹号。

治理“三害”,意义已经不拘泥于解决生存之道,其生态系统的修复改良和农林种植结构的优化调整,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生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效益。曾经的黄泛核心灾区,而今成了闻名遐迩的“泡桐之乡”,“焦桐”成了兰考的特色资源,由此而衍生出的家居产业和民族乐器产业,成为兰考独特的标签。昔日那个穷困潦倒的小县城,正在新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越走越远。

最是人间四月天。东坝头。芳菲未尽,春光无边。暖阳,葱茏了田野,葱茏了大河两岸的风物。寥廓青天,纯净得十分通透,一如倒影在水面。信步岸边,但见萋萋麦苗,沿河蜿蜒一望无际的绿毯。游子归乡,乡音温润,乡情暖心,十分熨帖。很难想象,如此安稳、和谐、融洽的天地间,曾经上演着气壮山河的劳动生产大幕剧。那些轰轰烈烈的场景,那个不堪回首的片段,在远去的记忆里渐渐复活,渐渐清晰。清风,带着

着旌旗飘扬下的奋斗史诗,越过黄河,如母亲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千里沃野。阳光,耀眼如初,只是不再那么暴戾。路,是伟人走过的路。那声强大有力的号召,似乎在万物竞发中绵绵回响。

先辈们流汗流血又流泪的烦恼和忧伤,屡败屡战的坚韧和意志,任岁月匆匆流转,任时光纵然飞逝,在时代的滚滚大潮里,终将嬗变为奋发前进、自信图强的原动力。

九曲黄河的第十八湾,弯出的东坝头,脱胎换骨后,有着“在河之洲”的诗性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开篇四言民歌所描述的故事,据说发生在“在河之洲”的济源西滩。那时,倾泻爱慕之情,和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和黄河良好的生态融合在一起。有了琴瑟钟鼓和荇草绿藻的参与,豆蔻年华的朦胧情愫就格外美好格外珍贵格外厚重,品位高洁,引人遐思。那个左右回环采摘荇菜的文静少女,是不是也寄托着先民褒扬劳动、呵护生态的美好希冀?

纯真朴素,纯美雅洁,穿越了几千年,依然是完美爱情的底色,尽管表白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依然是亘古不变的民生主题,也是时代赋予的权利和发展要求。

东坝头的四月情致,让我不禁想起上游的济源西滩岛。那里的河水,映照过采摘荇菜的纤柔女子,飘浮过留庄民兵抗日日军、护送陈谢雄师强渡黄河的葫芦舟。西滩所在的流域,有越黄而不浊的清廉济水,有惊心动魄的红色故事,还诞生了那个被伟人多次提及、至今依然活力满满的古老的移山寓言。东坝和西滩,都是黄河的大手笔,都是风雅在那首民歌里的“在河之洲”。兰考治理“三害”的奇志,和济源愚公移山的壮志,曲异而同工。

黄河啊,含蓄内敛又热烈旷达。最后一道湾弯出的东坝头张庄,当年的暴风口和一线指挥部,承载着太多沉重的记忆。虽然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但是被赋能,可提升、见效益的空间更大,潜力开掘的远景也更广阔。饱受磨难、勤谨敦厚的村民,

用智慧的实践证明挑战也是机遇,因果能够互为。

历史观照现实,推动现实发生质变。如今的张庄村,在发展过程中很好地保留、利用了旧房遗址。文创的奇思妙想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曾经的残垣断壁,经了生态化、艺术化的渲染,泛着雕梁画栋的古意。每座旧房都是一个博物馆,整个张庄就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群。馆里,那些风雨沧桑过的老器具老物件,完好地保存了一方地域的农耕文明基因,是振兴乡村的助推剂和活化石。

——留住了乡愁,就留住了旧时光,就不会忘了来路、忘了初心,前行也就有了用之不竭的动能。

靠着红色的根魂,张庄人安居乐业,精神追求的品位越来越高。桐花书馆、黄河湾书画院和年代记忆民俗馆……这些书香小院,在张庄人的孜孜以求中成了河南省书香博物馆。浓浓书香,一如他们钟爱的铜瓦厢的酒香,氤氲着整个村庄,陶醉了黄河两岸的远亲近邻。那些在焦桐浓荫下共吸思想之醇的身影,那些在特产店里给游客忙着装袋的乡村创业者,还有融媒体中心直播带货的年轻主播,如同“在河之洲”上的故事主角,张扬着个性的魅力。书香张庄,让兰考多了一张古风之美的雅致名片。

在文明进程中,那些付出过努力、做出了贡献的人和事,点滴汇聚成大河,终将熠熠生辉永垂青史。无论现实,还是理想;无论具象,抑或抽象。

人,来自自然,终将回归自然。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人与自然互相适应,反复磨合,有时对峙对立剑拔弩张,有时友善共处和美和谐。在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良善重构与挖潜纠偏再调整中,化解与自然之间的生存矛盾,谋求与自然发展的动态平衡,才能收获慷慨的馈赠,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青山遮不住,大河向东流。豫东平原,王屋山下,在新时代同沐黄河的恩泽。人们改造自然的农林水利等工程及其关联产业,惠及两岸和更广阔的流域,生态文明在更高质量的层级繁荣壮大。

与谁同坐

◆姚永刚

秋雨初霁,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秋风拂过娲皇谷的天空。它经过山顶、山坡和山谷,尽是自由和清冽的味道。

我在树下听风,也听风与树的窃窃私语。风把黄栌的叶子染红了。风把银杏的叶子染黄了。风把梧桐的叶子染成褐色了。或灼灼欲燃,或熠熠生辉。斑斓,却不张扬。这是独属于秋天的美。

秋风过处,树叶簌簌落下,铺成了一地的静,一地的美。

当静谧与绚烂交融,诗和远方就在眼前。我曾错过了多少次落叶?

毛姆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样。”

生活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拥有一颗感受美的心,即可。

就像此刻,与万物相望,心就像这层林尽染般缤纷。

就这样沉溺其中。时间好像在这片山谷静下来,慢下来。没有车马喧嚣,没有步履匆匆。做炉火的阿姨,烧火的大爷,他们的眼睛清澈如水,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编织着光阴故事。

心如古井,脚步放慢,轻舟已过万重山。流水缓缓。时光缓缓。

四时有序,一日三餐。娲皇谷有诗和远方,也有朴素的人间烟火。烤红薯,烤玉米,烤炉馍,热气腾腾,暖胃,暖心。山脚下,湖水边,萝卜、白菜翠绿如玉,蒜苗、大葱亦出落得亭亭玉立。它们集天地之精华,那份纯粹与自然,是对味蕾的尊重。简单的食材自带清香,不需要那么多香料和复杂的工序,炖成带着娲皇谷特质的大烩菜,那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越是简单的饭菜,越能滋养身心。深以为然。这么多年,我一直习惯在街边、菜市场的角落里买农家的时令蔬菜,或是一把香菜一把小葱,抑或是一棵白菜,一个西葫芦,见啥买啥,随缘。它们带着泥土,带着露珠,有时候还带着一两片黄叶,甚至也不那么整齐划一,却有小时候菜园里飘来的味道。

清晨,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看中了一个阿姨的小白菜和辣椒,各买了一些。付钱的过程中,市场管理人员来收费。阿姨说:“今天是拉着老娘来城里转转啦,顺带捎了一点菜来卖,下次吧。”阿姨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她的幸福。

我这才注意到三轮车旁边坐了一个年龄非常大的老太太,应该就是阿姨的母亲。管理人员很有人情味,没有收费。

我问阿姨:“奶奶高寿?”

阿姨说:“今年95了。”

我说:“奶奶这么大年纪了,身板还是这么硬朗,真是好福气!”

奶奶笑了,像个被表扬孩子。

阿姨笑了,她就是那个幸福的孩子。

守着这人间烟火,热爱着。

厨房里,把炒好的青菜盛在透亮的骨瓷盘里,就着一碗粥。

余味悠长。

生活就是要随缘,有时需要仪式感,有时却不需要仪式感。

就像我们的心,有时盛得很满,有时却又需要放空。

所以,在深秋的某一天,在娲皇谷,我放下了过往,带上森林和湖泊;带上天空和星辰,还有洗尽铅华的月;带上热爱、温暖、辽阔、深情,回家。

无论何时,都要抬头仰望星空,让身体与灵魂,同步前行。

老舍先生说,北平的秋天是人间天堂。那么,娲皇谷的秋天就是心灵的居所。

幼时村庄的秋,有五谷丰登,有橙黄橘绿,还有秋水长天。我却并没有觉得有多美。现在,当我走过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秋天,却有无限的感慨。

带着一颗心修行,终将感知世间的种种美好。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韩慧娟

秋雨初霁,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秋风拂过娲皇谷的天空。它经过山顶、山坡和山谷,尽是自由和清冽的味道。

我在树下听风,也听风与树的窃窃私语。风把黄栌的叶子染红了。风把银杏的叶子染黄了。风把梧桐的叶子染成褐色了。或灼灼欲燃,或熠熠生辉。斑斓,却不张扬。这是独属于秋天的美。

秋风过处,树叶簌簌落下,铺成了一地的静,一地的美。

当静谧与绚烂交融,诗和远方就在眼前。我曾错过了多少次落叶?

毛姆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样。”

生活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拥有一颗感受美的心,即可。

就像此刻,与万物相望,心就像这层林尽染般缤纷。

就这样沉溺其中。时间好像在这片山谷静下来,慢下来。没有车马喧嚣,没有步履匆匆。做炉火的阿姨,烧火的大爷,他们的眼睛清澈如水,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编织着光阴故事。

心如古井,脚步放慢,轻舟已过万重山。流水缓缓。时光缓缓。

四时有序,一日三餐。娲皇谷有诗和远方,也有朴素的人间烟火。烤红薯,烤玉米,烤炉馍,热气腾腾,暖胃,暖心。山脚下,湖水边,萝卜、白菜翠绿如玉,蒜苗、大葱亦出落得亭亭玉立。它们集天地之精华,那份纯粹与自然,是对味蕾的尊重。简单的食材自带清香,不需要那么多香料和复杂的工序,炖成带着娲皇谷特质的大烩菜,那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越是简单的饭菜,越能滋养身心。深以为然。这么多年,我一直习惯在街边、菜市场的角落里买农家的时令蔬菜,或是一把香菜一把小葱,抑或是一棵白菜,一个西葫芦,见啥买啥,随缘。它们带着泥土,带着露珠,有时候还带着一两片黄叶,甚至也不那么整齐划一,却有小时候菜园里飘来的味道。

清晨,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看中了一个阿姨的小白菜和辣椒,各买了一些。付钱的过程中,市场管理人员来收费。阿姨说:“今天是拉着老娘来城里转转啦,顺带捎了一点菜来卖,下次吧。”阿姨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她的幸福。

我这才注意到三轮车旁边坐了一个年龄非常大的老太太,应该就是阿姨的母亲。管理人员很有人情味,没有收费。

我问阿姨:“奶奶高寿?”

阿姨说:“今年95了。”

我说:“奶奶这么大年纪了,身板还是这么硬朗,真是好福气!”

奶奶笑了,像个被表扬孩子。

阿姨笑了,她就是那个幸福的孩子。

守着这人间烟火,热爱着。

厨房里,把炒好的青菜盛在透亮的骨瓷盘里,就着一碗粥。

余味悠长。

生活就是要随缘,有时需要仪式感,有时却不需要仪式感。

就像我们的心,有时盛得很满,有时却又需要放空。

所以,在深秋的某一天,在娲皇谷,我放下了过往,带上森林和湖泊;带上天空和星辰,还有洗尽铅华的月;带上热爱、温暖、辽阔、深情,回家。

无论何时,都要抬头仰望星空,让身体与灵魂,同步前行。

老舍先生说,北平的秋天是人间天堂。那么,娲皇谷的秋天就是心灵的居所。

幼时村庄的秋,有五谷丰登,有橙黄橘绿,还有秋水长天。我却并没有觉得有多美。现在,当我走过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秋天,却有无限的感慨。

带着一颗心修行,终将感知世间的种种美好。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幸福三人行(组诗)

◆吴诚

娘亲

风霜雪中
娘亲渐渐变老
缕缕银丝日益增多
那双手,虽长满老茧
依然不停地缝补着生活的点滴
而我就像她的一粒种子
不停地积蓄力量
期待一次次春暖花开
衍生着她的憧憬

背影留给坎坷
笑容交给阳光
步履中充满力量
娘亲倔强
一辈子都想改变命运
不停地向贫困挑战
用汗水滋润着家庭
琐碎的生活
让她比世人更懂得
幸福的真谛

心善天地宽
娘亲身体热爱
也有难掩的遗憾
一生未曾拥有女儿
她用举止引领着儿媳
让家多了女儿的温情
女人如花,自带芬芳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辈子,烟火交织
谁能想到,那一颦一笑
以及温柔和牵挂
竟伴随一生

勤劳、灵动、温柔
品味娘的胸襟,更是一种惦念。角色转换里她依然坚守着心底的语言平凡依旧,安好如初娘在,家就在

妻子

离开出生的父母
一走,就是一辈子的
光明。将所有的
付出都交给了岁月
从窈窕淑女到半老徐娘
爱的掌心里,写满
滚烫的期许。一家人
跟着你的影子
堂堂正正
阔步前行

女儿

离家有多远
就有多远的牵挂
一年又一年
小小的“棉袄”
依然贴心,只是
她身后的背包
却越来越重。那颗心
怀揣梦想,不停
在城市的夹缝中
寻找着出口



缤纷冬日 孟德龙 摄

玉液千年话短长

◆张长华

精神月光。

大唐的酒,盛满盛世的万千气象。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杜甫“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沉郁,共同谱就诗酒华章;西域葡萄酒在夜光杯中荡漾,胡姬酒肆里“落花踏尽游何处”的喧笑,见证着文明交融的壮阔;《韩熙载夜宴图》中错落的酒器,凝固了那个时代的宴乐风华。

宋人的酒,蕴藏着雅趣与智慧。苏轼在《酒经》中细究酿法,“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道出生活的美学;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权力的更迭在酒香中化作温情的仪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酒旗招展,诉说着市井的繁华;李清照“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则让酒染上婉约的愁绪。

元明清的酒,深入市井巷陌。关汉卿笔下凄婉的断头酒,饮出民间的悲壮;《金瓶梅》中的宴饮场面,描摹出世情百态;曹雪芹借酒令暗伏大观园的命运玄机,让杯盏盛满人世悲欢。

酒是文武之道的交融。武松十八碗酒激打出虎神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燃尽报国热忱;张旭醉后挥毫成草圣,吴道子醉中画壁见风神,王羲之醉书《兰亭序》,成就“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墨韵传奇。

酒更是情谊的见证。王维“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吟尽离别苍凉;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温暖了多少风雪夜归人;欧阳修“酒逢知己千杯少”,道尽相知的欢欣。从仰韶陶器到商周青铜爵,从汉代酒杯到唐代金樽,酒器的演变便是文明的缩影;《酒诰》示禁,《齐民要术》载方,《北山酒经》成典,中华民族既纵情酒趣又恪守酒德,这辩证的智慧让酒文化生生不息。

酒与诗,本是天作之合。《诗经·小雅》中“宾之初筵,温温其恭”的礼仪,李白“举杯邀明月”的浪漫,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酣畅,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慨叹,诗因酒而神思飞扬,酒因诗而余韵绵长。

当月光漫过千年酒樽,我们举杯饮下的,是李白凝视过的清辉,是苏轼浇过的块垒,是兰亭曲水间的风流。中国人端起的从来不只是酒杯,而是整个文明的星空——那些在酒香中起舞的魂魄,在醉意中奔涌的诗思,在杯盏间流转的永恒,共同酿成这壶饮不尽的文化醇醪。

酒之至味,不在其烈而在其韵,不在其醉而在其醒。它让我们在微醺中照见历史真容,在沉醉中触摸文明温度。这盏穿越时空的玉液,必将继续照亮前路,在每一个需要慰藉与启迪的时刻,点亮我们精神的灯盏。

◆贾书琛

海绵

虚怀若谷
方能海纳百川

萤火虫

用自己微弱的光
装饰夜五彩斑斓的梦

落叶

完成使命
无声无息地离去

秋蝉

拼尽最后一丝气力
鸣唱生命的挽歌

蓓蕾

默默积蓄力量
只为花满枝丫

乌云

总想遮挡太阳的光辉

锯子

制造分裂
是你的拿手好戏

柴灰

结束了熊熊燃烧的生命
把最后的灰烬留给大地
滋养植物

河蟹

为了一口吃食
不惜同室操戈

岁月

一条生命的河
流淌着千年的沧桑巨变

港湾

用慈母般的胸襟
迎接归来的航船

罂粟花

一位妖冶的女子
用迷人的笑靥
诱人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流言

一支
射向无辜者的毒箭

珍珠泉